

中國往那裏去

中國往那裏去

中華民國廿四年一月初版

每冊實價大洋貳角五分

編者 馮 今 白

出版者 再生雜誌社

北平西城石版房

發行者 再生雜誌社

序

本書所選的這幾篇文章是討論造國問題的。即是討論如何可致中華民族於再生，把現在這不成樣子的國家先造成像一個國家樣子的問題。中國到了今天，已瀕於生死存亡最後一次掙扎的關頭。前途可走的只有兩條路：一是自己先設法謀造國的運動，使中國成爲近世式的國家；一是惟有被迫俯首聽命於外族任其膾截。第一條路是我們應該走的路，也是我們刻不容緩而急須走的路。不過這路如何走法却是個問題。

單就這十餘年來說。不論在朝的或在野的，談改革的很多，提出來的方案亦不在少，然而都是抄襲外國的。始而抄襲英、美，繼而蘇俄。降至最近，眼看法西斯蒂風

行一時，又想躍躍欲試了。二十年來的政治改革就在這東施效顰中討生活。事先既無充分的研究，復缺乏對於中國真相的認識；事後又往往輕率更張，草草了事。二十年來的國事所以每況愈下者，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所以今後不想謀改革，乾脆走第二條路則已。否則在政治上非先有辦法不可。但切不可改革爲嘗試。不有革命則已，有之必爲全國唯一之急需。不立新制則已，立之必爲牢固不拔之國基。其改變必爲最後一次。其方法必是預定的步驟。再不能蹈以往的復轍，那是混亂上再加混亂，結果必至不可收拾。

或有人說：中國的問題是在經濟而不存政治。這在歐美國家是如此。中國則不然。要知經濟的發展常因政治混亂而阻滯。在秩序未穩定以前，縱有個人的努力，總是

升降不定的。所以中國的先決問題，是在創立一個適合國情而有效率的制度。如這點無辦法，什麼國家獨立，什麼經濟建設，一切都是空譚。

那末什麼樣的制度才是適合國情而有效率的政治制度？本書對於這問題討論得很詳細。且已有答案。簡單地說：這制度必是一方面具有統制的能力；一方面却又無虧於自由與平等。這制度不僅適用於平時，在緊急時期里也同樣的能適用。稍詳一些說：要使個人能得自由的發展，人權得有切實的保障，要使國家能盡配合的機能，要以統一的計劃而造產，要使教育在養成生產能力與團體生活。把這些基本條件成一個有機體而能運用自如的制度。老實說。這樣的制度一日不成立，中國便一天不能成立一個近世式的國家。

末了，我有幾點該聲明的：

一、這幾篇文章，都曾登過「再生」。計時間已三年多了。但其所主張的却都有永久性質。並不因時間遷移而失去效力。

二、文中所主張的政治經濟教育諸端，爲中國此後必須採用的制度，否則無由救亡。

三、「再生」上值得選的文章，當然不止這幾篇。不過這所選的僅限於積極的主張。凡批評的文字皆未錄。（即在積極主張的文章內有些涉及批評現狀的話亦略爲刪除）。

中國往那裡

目錄

我們所要說的話.....	一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	七八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	一七六
我們要什麼樣的制度.....	二〇一
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	二一四
生產計劃與生產動員.....	二三八
我們與他們.....	二五七

我們所要說的話

一

中國這個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兩條路：其一是真正的復興；其一是真正的衰亡。先就衰亡來說罷，自清末以至現在，在表面上好像在那里時時刻刻掙扎着以抵抗這個衰亡的趨勢；但實際上抵抗的効力却遠不及下落的力量。所以到了今天，從國民經濟上看，從國際地位來看，從政府綱紀上看，從民衆道德上看，都未見得高出於四五十年以前。我們固然知道一個大民族有他的悠久歷史與廣大地域，決不會一旦即致滅亡。但歷史上却亦不乏這種先例。就是無論你民族如何大，只須你長久不能統一，長久在內戰之中，你就會逐漸爲外族所吸收了。中國這幾年可謂毫不振作，毫無覺悟。我們且把這近三十年的歷史作一個迴顧。

當清末的時候，一方面由於中國人的昏聩糊塗，他方面亦由於外國的有計劃的侵略，遂結成所謂不平等條約。把中國自身的發展遂束縛着了。不但束縛，並且愈陷愈深起來了。在那個時候有識之士以爲照這樣下去必致於瓜分。所以在清末的時候最足以驚心動魄的便是所謂瓜分論。其實在當時却並非全屬杞人憂天。假使歐洲自身不起變化，這個可能性未見得就會消滅。因爲要挽救危亡，於是乃起了革新運動。從此中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必須救國的意思。這個意思幾乎普遍於全國。但一談到救國便須有救國的方法。救國是人人所同的，而救國方法則各人所見不同了。所以從表面上看來，這多少年的混亂與爭鬥好像是救國方法的互相爭鬥。平心而論，無論何人當其初動念想救國的時候未嘗不有些清明平旦之氣。但到了後來因爲愈爭鬥便愈橫決；愈活動便愈私慾發達。以致外族的壓迫每深進一次，國人對於救國的自覺雖愈感得切要些，然却因此引起內部的紛爭亦愈烈一層。其故由於外族的壓迫還沒有到喚起民族自覺的程度。所以內部的紛爭每加烈一層，而外來的侵略又隨之深入一步。直到現在，差

不多已將達一個「轉機」時期。這個轉機不是別的：就是中華民族或則從此陷入永劫不復的深淵，或則即從此抬頭而能漸漸卓然自立於世界各國之林。

二

現在且就復興的方面來說，所謂轉機的關鍵就在以敵人的大砲把我們中華民族的老態轟去，使我們頓時恢復了少年時代的心情。這便是民族的返老還童。就心理學上講，以個人論，往往在重大刺激或重大壓迫之下，其心理可以突然變化。且其變化亦未嘗不可是幼年光景的再現。須知惟有少年或青年心理方有膽量。有些明白的人們都在那里提倡民族自信力與民族自信心；但苟沒有少年性情，外患一壓，便使得自信心減少。庚子一役於中國在精神上的損害實在很大，就是把自信心喪失了，現在雖漸漸恢復，但依然流於浪漫。因此我們以為中華民族的復生必在如何對付那個重大刺激。現在這個客觀條件的刺激是已具備了。只是希望所產生的心理變化，却須看我們的努

力如何了！說到這裡，且容我插一段無直接關係的話。

我們以為中國所以糟到今天完全是由於士大夫階級的道德破產。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但所有的統治階級却並不是士大夫。士大夫始終處於輔佐的地位。不過這輔佐却與治亂很有關係。所以中國的歷史雖都是一治一亂之局，然而其治大概都由於士大夫。但自海通以來，中國的情勢必須跟着世界潮流。這種治國的舊法應該完全結束了。舊法雖然結束，士大夫階級的人們却没有接受新法的資格。在上文已說過，無論何人，當其初動念想救國的時候，未嘗不有清明之氣，但這個清明之氣經過了許多的磨折，使只剩了實際利害與個人私慾。所以中國人們直接間接與政治有關係的，降至今日，其道德破產已成了公認的事實。這一班人，無論是握軍權的也罷，經手財政的也罷，作官吏的也罷，甚至於讀書與教書的也罷，都免不了下列的毛病：（一）取巧；（二）嫉妒；（三）偽善；（四）營私；（五）玩手段；（六）虛驕；（七）工趨避；（八）不負責任等等。要而言之，幾乎很少有人是坦白，赤誠，勇往，與忘我的。

換一句話來說，就是只有好像老人一樣，富於閱歷，多心機，多瞻顧，多自私，而不像少年人，多熱血，少顧忌，無計較。因此我們以爲民族的返老還童是不能專屬望於士大夫這一班人。

三

我們說這句話却不以階級爲立場。從狹義上說，即是不主張排斥任何階級（假定階級這二字是可用的。）老實說，士大夫一類的人亦有其長處。不過自從歐風東漸以後，把士大夫講氣節講理學的優點完全喪失了，這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我們相信民族觀念是人類中最強的。階級觀念決不能與之相抗。無論是以往的歷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達到高度無不立刻冲破了階級的界限。日本人壓迫我們到這種地步，雖平日在對抗中的資本家與勞工，平日在仇視中的人民與軍隊，亦都不由得不能聯合一氣，從事於抵抗。所以民族觀念是深中於人心而較階級爲強。因爲民族觀念固

由於種族本能而生，却依然有深切利害的背景。例如日本的無產階級在這一次事變中很希望能隨着他們代表帝國主義的軍閥而得解決生活問題。

倘使他們真篤守馬克思的遺教，果然想先自革命，則他們是否能得有確實的好處恐怕亦未敢自信。所以馬克思思想以階級作大的橫斷而有以打破民族國家的縱斷，實是一種迷夢。實際上已經屢次試驗了。只有民族的縱斷而能冲破階級的橫斷，却未有階級的橫斷而能推翻民族的結合。即以蘇俄論，他的成功處不在階級鬥爭的國際化，却只在社會主義的民族化。換言之，即以民族持爲一體，形成一個强有力的國家；於內部實行集產主義的生產法，對外則更與帝國主義無稍異。以俄國現在的辦法，愈證明民族觀念是強於階級觀念。所以我們不是以階級爲立場而來說話。關於民族一層我將於下段再論之。

我們既不站在階級的觀點，但又承認士大夫的普遍的道德破產，則論者必疑我們逢着了困難。其實歷史所昭示於我們的却近在目前：決不是無路可走。當馬占山在最

初于黑省對日本打了幾個勝仗，全國的人無不慷慨輸將；十九路軍血戰兼旬，屢敗敵人，幾乎沒有一個人不願犧牲一切以相助。從這兩點上看來，中國的民族自覺心，即所謂民族意識，確是在那裡抬起頭來了。中國前途的一線出路亦就在於這個有民族自覺心的民衆。所存的問題只是：如何把這有民族自覺心的民衆組織起來？

四

我們設以民衆爲立場乃是注重在民衆心坎中的真正要求。所以我們既無須排斥任何階級，亦無須聯絡任何階級。凡以階級爲立場的必是以鬥爭爲目的。以流行的時髦話來說，這是以「恨的哲學」爲出發點。我們雖不必高揭「愛的哲學」爲標語。然而却必須以全力排斥這個恨的哲學。須知以恨爲出發點，想排斥他人，想打倒他人，其結果必更引起他人的排斥：於是恨乃更甚，好像火上加油一樣，決不能以油來滅火。所以由恨爲立場，其結果決得不着和協與平安。

我們相信以民族作出發點，其中無論如何利害錯綜，然總可以尋得出一個一致點。在這一點上好像盧騷（J. J. Rousseau）在一百年以前已經見到了。他以為一個人，苟其是成年了，對於他自求多福之道必是由自己見之方為真切。如其人人都能自求多福，則必可有一個共同的途徑。這就是說：把各人利害不同的私益互相抵消以去，而尚餘有個公益。這個公益却是一切私益的基礎。沒有了這個公益，則各人的私益亦必無所附麗。例如中國人是世居於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倘使國土被人侵略了，則無論工人，農民乃至於官吏兵士，雖各人因地位而有殊特的利害，然受這個侵略的影響則是共同的。一國的土地雖喪失一隅，而在未喪失的地方人民則立刻都受了影響。所以一切的私人各別利益都是「上層建築」。（此是馬克思唯物史觀上的術語，現在借用一下），而必須有一個共同利益作其「下層建築」。這雖是盧騷的議論，然而於此却可藉此證明民意就是力量。所以我們相信只有民衆關於自己切身的共同利害而發出此心坎中的真正要求方纔是力量。無論你有千軍萬馬，這個力量是不能摧殘的。往往有人

把古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來比喻民心，想來亦就是這個意思。

五

怎樣能使中華民族復興？我們以爲必須有下列條件：

甲 有一個極大的智慧；

乙 是全民心坎中的要求；

丙 有由漸而擴大的信用；

丁 有最後而決不輕易使用的實力。

所謂大的智慧不是指一個人的頭腦；到了今天，無論任何經驗豐富，學識充足的人亦決不能憑一個人的腦力足以應付這個難局了。所以必須集合無數人的智慧而形成一個極大的智慧。其中有固定的原則；有全盤的計畫；有統一的配置；有分層的步驟；且有修改的餘地。尤其要包括各方面：例如政治制度，經濟政策，教育方針等等。

這個大智慧必須是在理論上可稱爲比較上最圓滿的學理，在實際上可稱爲比較上最合需要的方法。換言之，即不僅是創立一種新制度，想出一種新計劃，而且必須有一個新哲學。倒過來說，不僅必是有一個空汎的理論，而且必須是一個具有一百二十分科學性的方案。老實說，從這二十餘年的經驗來看，必使我們恍然大悟，知道數十年以來所有國人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的救國方案與主義都是浮光掠影之談，經不起一再推敲。所以我們敢說這個大的智慧始終未曾形成。以往所有的幾乎可以說都是庸醫亂投藥。醫而不自知其庸已是可憐；乃竟至惹起包醫的爭鬭更是不堪了。總之，這個最合需要的大智慧未出以前，愈是投亂藥，換言之，即愈是你創一個主義，他起一個運動，勢必使國家愈紛糾，人民愈疲倦，以致於更難有起色。所以我們首先最不贊成的便是那些盲動；而願把我們的區區精力先作一個小小的引子，俾全國知識界得共同從事於這個大智慧的創造。